

# 新时代青年社会参与感涵育:逻辑起点及实践路径

■ 李 颂 韩 翥

(南京师范大学 纪委 江苏 南京 210023; 江苏省大数据管理中心 数据资源处 江苏 南京 210036)

**【摘要】**青年群体对社会建设的参与及实践,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重要组成力量。这种参与实践的自觉意识,谓之青年社会参与感,对其培育、内生与外化,是新时代青年教育的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也是青年实现自我发展的必然归趋。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青年社会参与的主体意识和公共精神不断攀升,参与程度也在不断深化,但受限于青年群体价值观的易变性,其社会参与感的涵育易受到多元价值观的倾轧、教育培育的缺憾、实践带来的现实恐慌等多方面的困扰。提升青年社会参与感涵育的质效,要强化价值引领,建构贯穿青年成长全过程的社会参与文化;坚持实践育成,在实践中催化砥砺奋斗的精神;完善动力机制,精准把握青年群体特点和参与诉求,促进青年由个体走向社会融合,更加自愿、自主、自信地参与社会治理,勇挑时代重任。

**【关键词】**新时代 青年 社会参与感 价值观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20.05.014

青年使命感和责任感的涵育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命题。在新时代语境下,如何用主流价值观凝心聚力教育和引导中国青年,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寄语,“青春由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而升华”“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坚定理想信念,站稳人民立场,练就过硬本领,投身强国伟业”进一步指明了当代青年如何在担当中历练,在尽责中成长的前进方向。社会参与是一种权利,是社会成员完成社会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新时代青年作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强国脊梁”,涵育当代青年社会参与感,既是传承青年历史责任的使然,也是履行其时代使命的必然,更是实现青年全面自由发展的应然。

## 一、青年社会参与感的相关概念及学理阐释

在厘清青年社会参与感的概念之前,要界定何谓参与。从字面上看,参与是介入与参加,指以第二或第三方身份加入、融入某件事和活动的计划、讨论和处理过程。它揭示了参与者不是

收稿日期:2020-07-10

作者简介:李 颂,南京师范大学纪委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高校党建、思想政治教育;

韩 翥,江苏省大数据管理中心数据资源处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政务数据、社会发展。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人对自然的身份认定与自然担当研究”(课题编号:16AZX02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主要发起者、主持者,而是作为从者加入<sup>[1]</sup>。虽是从者身份,一旦缺位,就会影响到事情的发生、发展和结局,故而,参与并非可有可无,反而是事件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参与式理论把发展过程的参与主体视为积极、主动,能够在介入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并通过发展过程得到提升的人,而非被动的接受者。美国学者巴伦从媒介的认知和文化层面高扬公民的媒介参与自由,1967年,他在《对报纸的参与权》中强调“为了维护受传者的表达自由,保障他们参与和使用传播媒介的权利,宪法必须承认公民使用大众传播媒介的参与权。”<sup>[2]</sup>可见,参与是公民的一种权利。

按此逻辑推理,青年社会参与,是青年群体或者个人作为不可或缺的从者介入到社会生活和发展的进程之中,发挥重要的甚至是主体性的作用。何谓青年?青年是对年轻人的一种称谓,在全世界不同的社会,其概念和年龄划分标准不同,且青年的定义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的变迁一直在变化,我国在五四运动以后才逐渐广泛使用青年一词。按照《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所指,青年是年龄范围在14-35周岁的社会成员。青年社会参与,其内涵是青年群体或者个体通过参加社会生产发展等活动表达其利益需求并借此获得特定利益的行为。从表达利益需求内容和性质来看,社会参与的形式是多样的,主要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活动等多方面。刘宏森等立足参与内容,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研究青年社会参与,提出了青年社会参与的促进机制;高中建等以年龄段和城乡、民族状况为维度,细化研究青年社会参与;董小苹等从参与渠道、信息对称性、制度保障等方面研究了青年社会参与存在的问题。然而,从社会参与感这个维度去探究青年社会参与目前尚无专门研究。根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社会参与感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反作用社会存在,其涵育的质效对社会参与行为的路径选择、参与程度及参与结果产生直接影响。何谓青年社会参与感?既青年通过社会参与,获得更多的参与权,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现状与活动的关心、了解和投入,在此过程中所积淀的意识与感受,谓之青年社会参与感。

## 二、青年社会参与感涵育的社会学逻辑

### (一) 激发青年社会参与感是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行是推动社会发展最根本的动力因素,在构成生产力的三大要素中,劳动力是最为活跃的因素。青年作为劳动力的主要构成群体之一,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始终扮演着生力军的角色,青年社会参与是社会变革和进步的主要条件。回顾我国社会发展历程,青年始终是改革的先锋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百年前,以青年学生为主力军的五四运动助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地传播和发展,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其后,青年投入到轰轰烈烈的革命中,用青春的力量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拼搏奋斗。新中国成立后,一穷二白的发展现状更激发了广大青年社会参与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们积极投身于工业生产、科学研究、社会治理等各领域,以青春和汗水筑牢了国家发展之基。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我国青年社会参与走上了全面发展的道路,推动市场经济和文化迅猛发展,刷出了青春的获得感和出彩感。由此可见,青年社会参与的主题始终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从党和国家事业薪火相传和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强调青年的历史价值和地位,“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中国青年始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sup>[3]</sup>。

### (二) 内化青年社会参与感是社会前行的必然

马克思主义社会动力机制理论强调,人的发展是社会前行动力,其中,人的实践性是推动发

展的动力源泉。新时代青年要有新担当和新作为,青年的精神坐标要锚定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在发展中不断寻求其时代责任、价值使命和家国情怀。新时代最鲜明的主题就是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继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也使得青年肩负起新的历史使命,如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新时代新使命意味着政治担当和发展机遇的增量,当代青年既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也面临着重大的人生考验。从现实来看,青年群体广泛活跃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生力量。在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时,时下青年正精力充沛,是勇往直前的生力军和先锋;在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时,当代青年已磨炼成经验丰富的主力军,可以说,新时代青年的成长成才全过程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进程紧密契合。

### (三) 涵育青年社会参与感是实现人的自我发展的应然

青年社会参与是一种行为,更是社会人自我实现的途径。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人的发展要以社会发展为现实基础,正如马克思所强调“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关系的总和。”<sup>[4]</sup>青年自我发展也迫切需要群体身份和社会认同,青年进行社会参与,是青年这个群体或者个体通过多种形式参与社会生产发展等活动,以“公众”而非“私人”的身份走在一起,在社会交往中得到心理满足,拓展“朋友圈”,助推彼此之间形成良好的沟通和互动关系,为社会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通过社交的方式实现人的社会性本质。与此同时,青年在学知识、增才干、经风雨、见世面过程中不断得到提升,他们有机会表达其利益诉求,能站在更为广阔的公共利益视角去审视问题,促成一种积极的、开放的公共道德精神,不断提高其共同体的身份认同和社会归属感。站在新时代,越来越多的青春力量彰显在环境保护、文化体育、脱贫攻坚、抗震救灾、社区志愿服务等多个公共社会服务领域。面对突发性公共性危机事件,青年挺身而出,不犹豫、不畏惧,以逆行者的身份投入到抗击非典、新冠肺炎疫情等伟大斗争之中。据统计,在今年抗疫之战中,全国4.2万多名驰援湖北的医务人员中有1.2万多名“90后”,他们曾经被看作是温室里的“宝宝”,但是一场战役,让他们成为向险而行、生生不息的中国力量,这是自我发展的有力证明和主体价值的生动实践。

## 三、青年社会参与感涵育的客观阻碍

### (一) 多元价值生态影响着当代青年对社会的认同和评价

价值观是以人生的意义、追求和理想为坐标轴所建构的人生标尺<sup>[5]</sup>。青年自身的价值取向从根本上决定社会参与感的建立取向。值得注意的是,青年的价值观尚处于建立的关键期和敏感期,未真正定型,最易受到蒙蔽和蛊惑。在社会转型期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思想文化领域也开始呈现多元化趋势,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汇聚,通过不同渠道影响着我国当代青年价值观的建立和巩固。譬如,在个体化社会环境下,青年不再捆绑在标准化的社会生活模式之下,更加自由、自主,但与此同时,自我中心主义和唯私主义正在悄然滋生,加之西方宣扬的所谓自由和平等逐渐异化为个人自由主义或功利主义。查尔斯·泰勒批判性地指出资本主义现代性社会固有的价值观念对社会参与教育的负面性,基于自利的社会形式在赋予所谓自由和平等理念同时,也在宣扬孤芳自赏的自我中心主义,陷入“变态的、可悲的自我关注”<sup>[6]</sup>。加之,在高竞争、高房价、高压力的社会现实下,以低欲望、低热情为显著特征的“佛系文化”,关注私人空间、减少现实交际的“宅文化”和宣泄悲观、绝望、颓废情绪的“丧文化”等多种亚文化在青年群体大肆传播,折射出青年群体在社会压力下的自保和对传统伦理道德的软抵抗,消解着青年社会参

与感的建立和深化,严重时则会把青年诱导至封闭、孤独、颓丧的个人世界之中而自暴自弃。若放任此类亚文化失序发展,易造成青年从集体中抽离出来,纯粹地追逐个体自由和发展,在自我在价值序列上选择忽视集体利益,给利己主义找到了维护的借口,“去集体主义”“去共同体主义”等观念不断滋生,逃避现实、不愿担当、贪图享受、愤世嫉俗,青年“逆社会参与”现象凸显。

### (二) 知识和技能的掣肘成为青年参与社会实践的瓶颈

新时代中国青年最为鲜明的特点是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进程中,如果说理想信念是支撑和引导,那么,本领就是践行理想、担当使命的重要阶梯和载体。当代青年具有更加强烈的自我意识、进取感和成就欲望,对社会生活尤其是与自身有直接关系的社会生活更愿意积极主动参与其中。加之,现代经济社会表现为精细分工和高度产业化状态,技术的更新迭代速度不断加快,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模式新业态层出不穷,社会对“强国一代”的社会参与要求更高,如何精准对接社会参与需求,以创新驱动深度参与并取得实效是摆在当代青年面前的一道时代命题。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部分欠发达地区青年群体受教育程度还不高,难以满足现实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难以融入社会前行浪潮;而发达地区青年对“技术理性”的盲目崇拜和推崇,导致自我满足的“技术控”、情商低下的“工科男”成为社会意识淡漠青年人群的标签。总体来说,当下一些青年存在着感性大于理性、体验大于坚持、专业技能不足等困境及其衍生的参与恐慌。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由于经验不足、参与能力和社会需求不匹配,青年现代性文明积累不足,容易盲目跟风,偏重于从自身角度、从理想状态去认识和理解世界,难免造成局限,常会产生茫然无所适从之感,从最初的激情、盲目自信到后来的自卑甚至颓废。这种强烈的心理反差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其政治功效感,参与的挫败感和边缘感持续发酵,若不及时加以有效引导,青年就会自动放大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在社会参与实践中,屈从权威,有限嵌入甚至产生摩擦性合作,逐渐丧失真正的话语权,甚至呈现二元对立局面,无法真正达成其参与的预期,社会参与行为会变得更加脆弱。

### (三) 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性影响青年社会参与感的深化

青年社会参与感涵育是公民宣教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反观目前教育引导现状,社会大环境促使整个社会对青年教育聚焦在应试类竞争上,强调排他性的竞争教育,大肆宣扬个人成功,合作也只是个人成功的途径,致使竞争性个人主义泛滥。美国学者罗洛·梅在其人本主义道德观中批判性指出了当代教育机制的诟病,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占有资源、竞争排名、争夺升学机会成为社会教育的归旨,致使个人主义与竞争主义融汇交织,倡导“比他人优越或胜过他人”<sup>[7]</sup>。青年在这种教育模式和思维方式的诱导下,容易滋生个体化、私利化的竞争观念,为获得有限的机会、更优质的资源,排斥真正共享,人际关系容易走向孤立。此外,随着自媒体迅速发展,青年在社会参与进程中,表达利益诉求的方式和渠道也发生骤变,他们更喜欢在网络上发声与活动。反观学校和社会,在进行青年参与感的涵育载体选择上,他们更偏重于传统的说教模式,教育的话语体系未充分考虑青年群体特性,且缺乏较为生动的实践环节。此外,社会对青年社会参与保障激励机制、信息共享机制等尚未健全,导致青年在社会参与的过程中心理顾虑较多,这些问题都制约着青年社会参与感的进一步深化。

## 四、新时代青年社会参与感涵育的范式及体系

青年社会参与感不是天生的,而是培养和强化的结果,是社会化的重要内容。参与感涵育质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体能动性的发挥,这里的主体有社会、学校和家庭的客观主体,也有青年自身这个内在的主体,这就需要建构文化、实践及制度等多种社会机制共同参与、协同构建

涵育的合理体系。

### (一) 涵育贯穿青年成长全过程的社会参与文化

新时代青年社会参与感不是天生的,需要不断培养和强化。从文化层面来说,青年社会参与感的涵育和践行离不开精神文化产品、文化氛围的熏陶和支持,这是涵育社会参与感的无形力量。文化是一个民族所建立起来的认知和价值观念体系,具有历史传承性,要树立当代文化自信,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就必然要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这是根和魂。在涵育进程中,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礼敬自豪的态度对之,学校、家庭和社会教育等多方协同参与,用良好的家风熏陶道德品行、用先进模范引领示范涵育担当精神、用优秀文化作品厚植参与意识,深入挖掘文化经典,对社会参与感的内涵进行新时代阐发,实现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高度融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在价值观念上的最大公约数,是凝聚中国力量的思想道德基础,是当代公民价值规范<sup>[8]</sup>,要把它作为涵育青年社会参与感的根本遵循和价值支撑,着力构建符合新时代需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种价值观、文化构建能否真正走入青年心中,其教育的内容是否新颖、引导的方式方法是否贴近青年都影响着青年社会参与感涵育的成效。尤其是在网络时代,涵育主体要熟练运用“青言青语”,综合利用直播、综艺、主题宣讲等互动性强的形式讲述青春故事、培育践行家国情怀、传递担当精神、共话使命担当,用教育的定力坚定理想信念和爱国主义情怀。如《社会主义有点“潮”》利用电视和网络传播结合的优势,紧扣人类命运,以公开课形式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故事,《奔涌吧,后浪》《中国青年,值得托付》等在网络空间刷屏,形成了共话青春的热潮。

青年社会参与感涵育质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体能动性的发挥,要尊重青年主体地位,激发青年责任担当意识。这种主体性涵育不仅要倡导青年权利的行使,更要引导他们积极地担当责任,在构建参与性公共文化中引导青年明确权责意识,公共责任是每一个人共同的责任。在担当责任的过程中要超越狭隘的私人利益的束缚,更好地追求公共价值和利益的实现,而不是一个逃避公共生活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这里,榜样引领作用不可忽视,以榜样力量感召青年形成正面示范,引领青年勇挑时代重担。在榜样的引领中弘扬“人的一生只有一次青春,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的奋斗理念,使其体认到只有与人民共命运、与时代同步伐,人生价值才能真正实现。

### (二) 拓展青年融入社会生活的实践参与平台

从行动层面看,实践养成是涵育青年社会参与感的现实根基。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所在,也是马克思实现哲学观念转变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他强调,一种价值观要想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在生活实践中去感知它、领悟它,不断丰富发展。青年社会参与感涵育必须以实践原则为其方法论建构,在实践中孕育、孵化和催化。如何实现参与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充分结合,推动青年理智而又有效地运用其社会参与的权利?正如约翰·罗尔斯强调,现代政治及教育机构要积极引导个体参与社会公共政治生活,加快青年社会融入,引导青年在社会治理的实践中奠定社会参与感的意识基础,使其深刻认识到个体与他人、个体和社会之间是发展的共同体,只有以公共理性的方式来追逐公共福祉,把公共利益作为一种基本价值,以理性的方式来追逐自我价值的实现,才能摆脱工具理性、功利思维和私利主义的束缚,成为共建共治共享的道德主体。

此外,要拓宽实践渠道,深化社会参与感的价值认同。青年社会参与的本领和能力是撬开时代大门的“金刚钻”,涵育青年社会参与感,要创新和优化青年社会参与感的实践养成机制,让时代新知和创新能力内化为青年参与社会的核心竞争力。各级共青团组织要充分发挥组织化和社会化动员优势,在社会参与活动的内容设计、组织形式上进行积极探索,大胆任用青年干

部,支持青年创新创业,团结带领青年志愿者、创业者、驻村团干部等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和乡村振兴的主战场彰显作为。引导青年深入探究决战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西部开发等战略任务面临的新情况新难题,鼓励青年在环境整治美化、“四点半课堂”乡村教育、网络“直播带货”等领域探索,发展特色产业、帮助农产品准确对接市场需求,实现扶志和扶智双向联动。此外,在青年社会参与感的涵育进程中,各级共青团组织要整合社会资源,继续做好对青年自组织的引导和扶持力度,为青年拓宽社会参与渠道。通过持续开展“伙伴讲堂”活动,促进青年社会组织从不同角度分享扶贫经验,引导青年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等社会服务领域带来更优质的公益项目和服务。

### (三) 健全有利于社会生涯规划的制度保障体系

从制度层面来说,要真正完成青年社会参与感涵育的任务,不能简单停留在口头倡议上,要在制度和政策中加以有效落实,久久为功。具体地说,要建构一种民主共治、平等协作、公共参与的制度体系,完善参与激励和责任机制,为青年社会参与提供稳固的制度保障。首先要有效疏导和满足青年社会参与利益需求,破除社会参与心理顾虑。利益是分析人类行为的重要出发点和着力点,马克思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sup>[9]</sup>按照奥尔森的集体行为理论,在任何集体行为中,行为者是根据个体的边际利益而不是群体利益进行决策的。这里的边际收益更多指向利益诉求得到满足的收益;当个人的潜在收益大于其成本时,个体就会选择参与集体活动,反之,则不会参与。青年社会参与行为作为一种青年群体或者个体的行为选择,有着明确的现实发展需求,若不考虑青年的利益诉求而一味强调奉献,本身也是一种不公平,主体需要的满足是涵育青年社会参与感的基点,这种需要可从正面激励得到满足。与此同时,要注重解除青年社会参与的后顾之忧,夯实社会参与感的根基保障。青年群体有其群体特殊性,其参与社会的深度和广度容易受到工作、生活、家庭负担等各方面桎梏。各级共青团组织要充分发挥“青年工作引路人”角色作用,从“需要—动机—行为”逻辑架构出发,紧密结合青年成长发展的特点,尊重青年社会参与感培育的规律,坚持生成的自觉性,遵循过程的动态性以及诉求的多元性,急青年之所急、忧青年之所忧,不断激发其参与的归属感。要充分调研青年群体的心志需求,掌握影响其社会参与的阻碍因素与压力所在,千方百计为青年发展排忧解难,助其解决好毕业求职、老人赡养、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操心事、烦心事,努力为其创造良好发展空间。

### [ 参 考 文 献 ]

- [1]刘宏森《激情与回应:青少年社会参与研究》,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 [2]张永忠《浅析传播法制的建构原则》,载《法制与经济》2012年第7期。
- [3]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5页。
-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5页。
- [5][6]叶飞《公共参与精神的培育——对“唯私主义综合症”的反思与超越》,载《高等教育研究》2020年第1期。
- [7]罗洛·梅《焦虑的意义》,朱侃如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3页。
- [8]靳凤林《新时代培育时代新人的逻辑进路》,载《道德与文明》2020年第1期。
-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3页。

(责任编辑:汤杏林)